

# 宫闱中的“看”与“被看”

## ——解读《甄嬛传》中的女性群像

陈红梅

【摘要】电视剧《甄嬛传》是2011至2012的年度大戏，剧情中出现的女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从而勾勒出一幅个性鲜明、波澜壮阔的女性生活群像。剧中的女性分为“被看”和“看”两种。“被看”的女人实际上不过是“第二性”的“小主”，而“看”的女人则显示出她们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由于时代局限，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注定只能是悲剧性的，并且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甄嬛传》；“看”；“被看”；“女性群像”

古装电视剧《甄嬛传》堪称是2011至2012的年度压轴大戏。仅从北京、上海两地来说，《甄嬛传》在北京影视频道的平均收视率8.7%，最高收视率13.99%，创下北京影视频道新播出纪录。2012年5月，《甄嬛传》在东方卫视上演大结局，上海本地收视率破10%，全国最高达到2.5%，这一数字也再次刷新了该剧播出以来东方卫视电视剧在本地和全国的收视最高值。

《甄嬛传》的走红原因是多方面的：华美的服饰、文雅的语言、跌宕的情节等。然而有一个地方是《甄嬛传》与以往所有电视剧不同的，那就是它剧中出现的女性角色之多前所未有，复杂起伏的情节将她们个个衬托得活色生香。她们表面上享有着无上的尊宠，但是宫闱中的暗流汹涌却时刻有将她们卷入绝境的危险。于是，为了生存，她们暗地里较量，费尽心机，从而勾勒出一幅个性鲜明、波澜壮阔的女性生活群像。本文将群像中的她们分为“看”的女人和“被看”的女人两种，以期从这个视角分析她们不同的生活轨迹与人生追求。

一、“被看”与迎合：“第二性”的“小主”

通过选秀而入主后宫的女人，被仆人们称为“小主”，“小主”乃是对她们身份及地位的肯定。这些“小主”们从进宫的第一天起，任务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努力得到皇上的宠爱和临幸，能再有个一男半女的，那便是最好不过的了。剧情中嫔妃们明争暗斗的情节，全都是围绕如何铲除异己、保全自身，以便更多更久地获得皇上的恩宠而展开的。正如剧中所说，在后宫中，皇上的恩宠就是一切。然而，皇上只有一个，能赐予女人们雨露的男人，就这么一个，为了得到这个男人的心，哪怕只是一时的，后宫中的女人们也都使尽百般解数，皇后、华妃、安陵容、丽妃、祺嫔、曹贵人，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小主”们均是如此。

争夺皇上的恩宠就是这些女人们生活的全部目的，虽然她们也知道，皇上的恩宠是那么虚无飘渺，但是她们别无选择，这种恩宠哪怕只是暂时的，对她们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剧中甄嬛曾

说：“这些后宫中的女人们，如花一般开了一茬又一茬”。旧花老去，新花争妍。她们如花一般渴望阳光雨露，也如花一般因为得不到滋养而迅速凋零。她们的阳光就是皇上，她们的雨露就是男人，而她们所渴望的这个男人，却如此散漫和多情，她们只能在伤心和不甘中无可奈何地消耗着自己如花的青春。

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她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女人永远是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杰在《看的方法》一书中提出了“被看的女人”这一观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即被观察者是女性。这样她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客体，尤其是转化为一个视觉的客体，即一种情景。”他认为，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着她们自己被看，这不仅决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决定了女人和她们自己的关系。因此，“被看”便成了女人的命运。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甄嬛

传》中的女人们，其生活的全部重心就是被皇上（这个她们可以意想的唯一的男人）“看”，她们以能够“被看”为荣。于是，她们的劳动被简化成“情感劳动”，所谓情感劳动（emotion labor），是指那些含有取悦他人目的的劳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们不断地扭曲自己、泯灭自己，她们的一生不过都在等待着男人的注视和认同。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分析的，《甄嬛传》中的“后宫女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她们的可悲就在于——人人被害而又人人害人。这是落后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被看”成了女人的命运，“看”的动作属于男人，即使是女人看自己或看别的女人，也往往是用男人的眼光去看。她们名为“小主”，其实不过是没有自我的处于“被看”地位的“第二性”罢了。

二、“看”与寻找：对女性欲望的抒写

《甄嬛传》中，并非都是没有自我，只为“被看”的女子。甄嬛、沈眉庄、宁嫔就是少有的几个能够较清醒地认识自己，并从自身角度去“看”男人的女性。

甄嬛的“看”，主要体现在剧情的后半部分，即在她被贬出宫之后。万念俱灰的她却获得了允礼炽热与真诚的爱，冲淡了她离宫离子的凄苦。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经历了剧烈的思想斗争后，她勇敢地冲破礼教，投入了这个为她可以不要一切世俗荣华的男人的怀抱。她“看”到了这个男人的真情，“看”到了两情相知的喜悦，也“看”到了他们二人日后平淡却幸福的生活。然而，造物弄人，当她不得不离开心爱之人再次回到那充满勾心斗角的后宫生活之后，她已不再是曾经那个单纯的小姑娘了，她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包括皇上——这个左右她命运的男人。于是，她“看”到了皇后的心机、“看”到了陵容的阴狠，也看到了这个口口声声说在意她的男人的虚伪、猜忌与狠毒。她将她“看”到的东西收之于眼而藏之于心，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安排与实现着自己的计划，那种

从容与镇定，非经生活的痛苦磨炼是不能做到的。

沈眉庄与甄嬛有着大体相似的经历。在经历了皇上短暂的恩宠后，她就被冷落至一边，尤其是在经历了由华妃一手导演的“假孕事件”后，她更是直接被打入冷宫，若没有甄嬛与敬妃的暗中相救，她早就死于非命了。经历了一系列身心折磨的她终于清醒了，她明白皇上的恩宠是靠不住的，这个男人注定是会让她失望的。知书达理、心性甚高的她从此对皇上“闭上了眼睛”。然而，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她“看”到温实初，这个心地善良敦厚的太医。

与甄嬛与沈眉庄相比，宁嫔（叶澜依）的“看”来得更加直接与猛烈。从她一进宫，她就看到了后宫的龌龊与皇帝的无情，与此相对的是，她也“看”到了十七爷的真性情。她为十七爷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她是一个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真女子，用“高贵”一词形容她的品行，一点不为过。

诚然，在封建皇廷中，女性的“看”是很有限的，然而，她们毕竟不同于那些只知道追求“被看”的女人们，她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被男人偶尔“看”一眼的玩偶，对于生活，对于女人，她们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憧憬。她们敢于寻找，敢于将视线按照自己的意愿投放在别人不敢投放的领域，在那种环境下艰难地释放着自己的欲望，有限地规划着自己的人生，至于得到的回报，哪怕只有一点点，她们也甘之如饴。

三、从“被看”到“看”：女性意识的觉醒

刚入宫时的甄嬛，单纯、善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幻想。那时的她对于雍正，怀有一个少女特有的崇敬与仰慕，她称雍正为“四郎”，追求的是一般夫妻间的那种情意缠绵与举案齐眉。然而随后的深宫生活却无情地将她的心击碎两次：第一次是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丈夫前妻的替代品，一句“莞莞类卿”的话让她痛彻肌骨，她毅然选择离宫修行，宁愿在清冷苦寒的寺庙内聊度残生，也不愿面对一个欺

骗她情感的男人，哪怕这个男人可以带给她荣华富贵；第二次是她生命中最爱的男人，却在皇帝的逼迫下死在她的毒酒之下。经历了这两次事件的刺激以及日复一日后宫生活的历练，甄嬛再也不复是那个清纯到毫无防人之心的小姑娘了，她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如何一步步地回击那些想谋害自己的人。同时，在内心深处，她却始终为允礼留有一块圣洁到没有任何杂质的芳草地。允礼是她“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心之所向。甄嬛从一个天真的秀女成长为万人景仰的圣母皇太后，这中间所遭受的坎坷与困苦，所走过的思路历程，可谓千回百转、荡气回肠。

沈眉庄的贵族气质仿若天成，这是她的优点，同时也是她无法改变的性格缺陷，在那种封建时代，在皇宫后院中，沈眉庄超脱与高傲只能注定她会过早地凋零。初入宫时的沈眉庄同甄嬛一样单纯清秀，在得到皇帝的恩宠时，她同样有着少女般的羞涩与憧憬，沉浸在“被看”的欣喜中。然而，残酷的现实迅速使她明白，皇帝对她的兴趣不过是对她年轻与美貌的一时贪恋，他终究是个无情之人。当她“看”清这一现实后，然而也就在此时，她“看”到了温实初，“看”到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最终，她不在乎名份，也不考虑后果，勇敢地将自己的爱献给了他。

由此可见，即使是这两位勇敢去“看”的女性，也是经历了从“被看”到“看”的转变。转变的外因是后宫生活的磨砺，转变的内因，则是她们自身所蕴藏的女性意识。“女性意识”（views of female）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拒绝承认性别间不平等状态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认识。“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它强调女性要有自己的思想与眼光，要会用女性特有的角度独立审视外部世界，从而把握好自己的生命历程。“女性意识”虽然是一个近

代术语，是女性主义运动兴起的产物，然而，它却蕴藏在自古以来有着大胆自我追求的女性心中，只不过由于环境的桎梏难以萌芽和显现。剧中的甄嬛与沈眉庄便是如此，她们在经历了后宫的龌龊与不堪后，没有随波逐流，没有为名利而尔虞我诈、扭曲自己，而是更加地爱憎分明，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审视外部世界，对其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并以此来确定自身本质。她们不甘心仅作为一个肉体的存在去被男性“看”，而是勇敢地从自我的视角去“看”周围的男人，大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她们一定程度的主动性选择昭示了她们自身那已经萌发的主体意识，她们的性、她们的身体、她们的欲望的决定者不再仅仅是强大的父权制，至少部分地是由她们自己。虽然这种主体意识受环境煎熬，但是她们努力让自己活得真实、通透、鲜活，对于她们而言，只要努力过了，也就此生无憾了。

#### 四、“看”的时代悲剧性和局限性

在封建宫廷里，能从女性角度去洞悉自己，去“看”男人的女人少之又少，而且她们之所以具备了“看”的智慧和勇气，大多也是跟她们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与自我心性有关。然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在暗流涌动的后宫生活中，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注定只能是悲剧性的。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只能是“被看”的命运，她们一生等待的就只能是男人的注视，倘若谁敢从自身反观男性，敢突破封建礼教追求自身的幸福，那结果只能是被整个社会所不容，即便苟活下来，也必定伤痕累累、身心俱疲。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尚没有给女性主义的萌芽准备厚实的土壤和温良的气候，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萌芽，要么一出现就夭折，要么被迫在不良的环境中畸形发展。甄嬛表面上看上去是最后的赢家，最终成为了大权在握的皇太后，但在一切安定下来之后，她却吐出了几个字：“我累了，扶我去睡一会儿”，这也是甄嬛在剧中最后一句台词。几乎所有与甄嬛生死相交的朋友都走了，她活得越久，就越感受到那

挥之不去的孤独。而沈眉庄，更是芳年早逝，刚刚尝到人间男女间的真情，体会到做母亲的幸福，她却无福消受，撒手人寰。叶澜依更是决绝地在复仇之后随十七爷而去，在她的生命中，没有爱她的男人，没有子嗣，甚至没有可让她留恋的红尘往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甄嬛传》实际上是一曲女性主义的悲歌，具有浓郁的现实批判性。正如导演郑晓龙所说：“我拍了一部悲剧，一部把美毁灭的悲剧，希望观众感受到这其中强烈的批判精神。”

女性意识的这种悲剧性，决定了它所体现的内涵也必然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无论是甄嬛、沈眉庄，还是看似大胆果敢的叶澜依，她们“看”的对象，几乎无一例外是男人。因此，从“看”的本身来讲，甄嬛们拒绝单纯“被看”的命运，实则是女性意识萌芽的有力写照。然而，从“看”的对象来说，她们又没有挣脱一般女性性格的魔咒，依旧将男人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甄嬛将十七爷的死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强压在心底，直到最后向临终的雍正投射去复仇的子弹。沈眉庄为了温实初不惜违背伦理纲常，只要温实初心里“有一点”她，也就含笑九泉了。叶澜依为了心中并没她的十七爷，只求奉献不图回报，她似乎只为十七爷而生，也当然为十七爷而死。

因此，我们可以说，甄嬛们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尚处于初级阶段，她们开始懂得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但“看”的对象终究只是男人。这种时代局限性与女性当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几千年来，女性始终处于男性中心社会之中，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依附性，从经济、身体、思想上成为男人理想的附属品，她们没有话语权，长期处于“失语”状态。波伏娃一针见血地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恩格斯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的观点。

“回到公共劳动中去”，不仅是女性身体的回归，更是她们思想意识和话语的回归，如果妇女始终被男人所养，那就很难逃脱“被看”的命运，她们自身也很难主动产生大胆去“看”的勇气和力量。女性主义主张，女性的独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经济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如果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话，在人格上就很难独立，很难真正睁大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看”男人。而《甄嬛传》中的女人们，她们的使命就是为皇上绵延子嗣，她们始终是动物性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她们脱离“被看”的命运，也实在是强人所难。但我们毕竟看到，像甄嬛、沈眉庄、叶澜依等人，她们确实有了去“看”的意识，虽然她们“看”的对象尚有一定局限性，但这也是时代加诸于她们身上的烙印，她们自身的主体性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萌动，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已属难能可贵了。

“本文获江苏省戏剧与影视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 注释

- 新浪娱乐.2011-12-29  
76集电视剧刷新收视率纪录<甄嬛传>如何成就高人气[EB/OL].<http://sh.eastday.com/m/20120504/u1a6530698.html>  
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么[M].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24  
转引自顾铮.我们的视觉表达——当代西方女摄影家的探索[J].中国摄影,1999(2)  
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55  
专家如何评价电视剧<甄嬛传>?[EB/OL].<http://hgzh.baik.com/article-243958.html>  
戴淮娜.雷兵.中国女性意识的困境[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1(1)  
乔伊刚.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J].南开大学学报,2001(4)  
<http://www.hunantv.com/c/20111220/0831499738.html>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32  
马克思.马克思全集(第四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70

(作者陈红梅: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博士)